

2022遇见“小白杨哨所”命名40周年

驱车向北，一路驶出新疆裕民县城。天光云影下，广袤的戈壁滩上，点点绿意平添生机。山路蜿蜒，一座哨楼依稀出现眼前。汽车后排座椅上，一位老人凝视着窗外。

透过飞扬的尘土，将目光投向远方那棵已有40年树龄的“小白杨”，老人抬起头，轻轻拭去眼角泪水。这一刻，回忆如潮水般涌来。

这位老人名叫程富胜，是新疆军区塔斯提边防连一位退伍老兵。

40年前，老兵还是新兵。程富胜随队前往连队前哨班驻防。那里，他和战友在哨所旁种下第一批小白杨树。40年后，新兵已是老兵。脱下军装，初心依旧。每隔一段时间，只要身体条件允许，他都会回到哨所看一看。

哨所的小白杨，是屹立边防线上军人的象征，是一个连队的魂和根，

也是一个时代北疆戍边人的精神图腾。

塔斯提，哈萨克语意为“石头滩”。就是在这片戈壁荒滩上，一茬茬边防军人让绿色和坚守在这里扎根。塔斯提边防连前哨班建哨40年来，官兵坚持传承“扎根边防，蓬勃向上”的小白杨精神，以锐意进取的人生态度、卫国戍边的责任担当、落地生根的坚强意志、默默奉献的朴实情怀，赋予了“小白杨传人”新的时代内涵。

1982年，新疆军区塔斯提边防连前哨班被正式命名为“小白杨哨所”。

40年戍边岁月，哨所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守哨人初心如磐、从未改变。在“小白杨哨所”授称40周年之际，让我们再次走近这个哨所，走近这里的官兵。

——编者



夕阳中的小白杨哨所。

一棵白杨·一个哨所·一种精神

熊振翔 于童 本报特约记者 黄宗兴

特稿

再见小白杨

在老兵程富胜心里，哨所旁的那棵小白杨，承载着他激情燃烧的青春时光。离开哨所数十年，当年自己种下的这棵树，至今仍常常出现在梦里……

40年前，还是新兵的程富胜，和战友们在哨所旁种下第一批小白杨树。那时他并不知道，这棵小白杨会成为哨所的魂、成就一代人的青春。

他更想象不到，多年后一首脍炙人口的军旅歌曲，会赋予这棵树家喻户晓的“殊荣”，让这个北疆前哨班被更多人熟悉，也让边防军人的坚守有了更深层次的含义。

退伍后，程富胜从没忘记驻守多年的哨所。每隔几年，他都会回哨所，看看树、看看兵，追忆青春岁月。在他心里，那抹绿色是生命中最浓郁的颜色。

程富胜的老家在伊犁，那里紫色的薰衣草花田缤纷如海，樟子松、箭杆杨迎风飒爽挺拔……而哨所驻地环境恶劣，冬季风雪漫天，夏季干燥高温，狂风卷起砂石，绿色在这里稀缺而珍贵。强烈对比之下，程富胜萌生了尝试在哨所种树的想法。

1982年春天，程富胜探亲休假归队时，带回了10棵树苗。在征得连队干部同意后，程富胜和战友在河滩上火朝天干起来。

挖坑、浇水、施肥，每天悉心呵护……整个冬天过去，当春风吹上河滩，10棵中的9棵没了动静，只有1棵坚强的树苗在阳光下抽出嫩芽儿。一抹绿意也给程富胜的心海送来了一缕春风。

他激动地和战友们抱在一起。

40年时光飞逝，再次站在已然枝繁叶茂的白杨树跟前，这一幕仍然清晰如昨。摩挲着斑驳的树皮，凝视着绿色的叶片，聆听着风吹树叶的沙声，老兵热泪夺眶而出。

40年间，白杨树从最初的一尺多高，长成如今直径半米多的大树。程富胜见证了绿色在戈壁扎根，而这片戈壁也见证了这群军人的默默坚守。

岁月更迭，传承从未断线。时至今日，“坚守”和“扎根”仍是小白杨哨所不变的魂。



图①：新兵在哨楼前举行入哨仪式；图②：下哨后的休闲时光；图③：官兵给小白杨树浇水；图④：官兵踏雪巡逻在边防线上。

本版图片由王越摄

追寻那抹绿

营门口眺望许久，看到熟悉的身影出现眼前，中士吾买尔江的脸上露出笑容。他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前，用力握住程富胜的手说：“程班长，欢迎回家！”

这名年轻的战士，与程富胜是同乡。军旅道路上，程富胜是他的“领路人”。

吾买尔江上高中时，程富胜受邀到他所在学校讲课。作为学生代表，吾买尔江与程富胜有了一次近距离接触。就这样，一棵小白杨树和一个哨所，走进了这位维吾尔族少年的心里。

高中毕业后，吾买尔江如愿穿上军装。凭着在新兵连的优异表现，他被分配到向往已久的塔斯提边防连。成为小白杨哨所的一员，吾买尔江满心自豪，但哨所生活远没有想象中的传奇和浪漫。

日复一日地巡逻、执勤和训练，吾买尔江的激情和斗志渐渐被戈壁上的风沙磨去了“棱角”。时任指导员路亚杰是个有心人，很快察觉到吾买尔江似乎不像以前那么爱笑了。

白杨树前，两人促膝长谈。

路亚杰再一次给他讲起小白杨的故事，并提出让这个爱笑的小伙子担任“小白杨展览馆”讲解员。

那年底，哨所大雪封山半个月，补给

车被风雪阻隔。连队战友一路清理雪障，用数天时间才将物资运上哨所。随车捎来的，还有一封跨越数千公里的信。

写信人是一位来自湖南长沙的小学生——王殿熙，他的父亲是一名退伍老兵。经常听父亲唱起那首军旅歌曲《小白杨》，给小白杨哨所的解放军叔叔写信，成了小殿熙的一大心愿。

手捧信笺，吾买尔江被信笺上流淌的文字温暖着、感动着。

路亚杰提议，大家一起为小殿熙送上这份特殊新年礼物——全体官兵签名的小白杨哨所照片。

根据信中留下的电话号码，一个雪后的晌午，官兵们拨通了王殿熙父亲的电话。

作为官兵代表，吾买尔江为小殿熙演唱了那首《小白杨》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，视频电话那头，小殿熙的脸上浮现笑容……

每隔一段时间，小殿熙就会给“吾买尔江叔叔”打电话。一次次交谈，年轻的战士感受到了一份来自远方的信任和牵挂，也渐渐坚定了扎根戈壁的信念。

“把故事流传下来。”吾买尔江开始收集编写《小白杨故事集》。从英模排长李永强到老班长程富胜，从优秀政治指导员袁泰康到教练员标兵宋飞……在守哨前辈的事迹中，吾买尔江感受到“小白杨传人”身上澎湃的热血。

“坚守哨所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棵迎风挺立的白杨树。”吾买尔江向连队建议，凡是训练、执勤等任务取得优异成绩的战士，都可以将自己的名字刻在通往哨所的365级石阶上。

迎着风，小白杨屹立在边防线上，一茬茬官兵与白杨树一同成长。

在石阶上一个个闪亮名字，新排长黄元磊心里有了新目标：把自己的名字刻在那365级石阶上；吾买尔江凝视着远山上“扎根边防、蓬勃向上”8个大字，在心中告诉自己：我就是哨所一棵小白杨！

守望那抹绿

二级上士杨柯熙从未想过，他会因为炒菜而懂得了何为守望。

晨光熹微，白杨树迎风摇曳。

作为种植员，杨柯熙天不亮就扛起锄头，走进哨所温室大棚。天气预报说，当日是个好天气，他打算给刚栽种的辣椒补浇一次水。

阳光照耀下，大棚里的温度渐渐升高。杨柯熙拎着水桶，挨棵给红辣椒浇水，黝黑的脸庞笑得灿烂。

杨柯熙的家乡在甘肃天水的一个小山村。高考失利后，他帮助父母照看数十亩菜地。向往军营的他对接兵干部说：“只要能当兵，去哪、干啥我都愿意。”

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安排，下连不久，杨柯熙被分配到连队种植养殖岗位上。

“转来转去又回到了菜地上。”那段时间，杨柯熙心里的“退堂鼓”越敲越响。进退两难之际，一个夜晚，狂风卷着冰碴袭来，连队大棚顶部的篷布被吹得无影无踪。

二话不说，杨柯熙扛着篷布爬上棚顶，顶着寒风，一点点将篷布重新铺设好。翌日清早一睁眼，杨柯熙就跑到大棚跟前。眼前的一幕让他愣住了：篷布再次被风卷起，大棚里的菜苗，被冰雪覆盖，全都打蔫儿了。

杨柯熙蹲在菜地旁，一边叹气一边流泪。

同为种植员，一级上士王克怀看到这一幕也心疼极了。

叫上“徒弟”杨柯熙，两人一起赶往附近村民家买来一批菜苗，几捆篷布。“以后篷布叫上我，哨所鲜菜金贵，咱们可得护好。”王克怀说。

其实，王克怀也曾有过特战梦。

新兵连时，为了提升训练成绩，他绑着10斤重的沙袋冲刺。新兵下连，王克怀却进了炊事班。“在基层连队干啥都一样”。

淘米、洗菜、切菜……炊事班的工作单调枯燥，有时厨房里忙起来，他只能利用休息时间加练体能。那年春节，一位老同学打来祝福电话，得知一心想成为特战队员的王克怀却当上了炊事员，便替他“鸣不平”：“炊事员在哪不能干啊，为何去边疆那么远的地方。”

“炊事员连着官兵的胃，守防不可或缺。”时任指导员王锐的一番话，让王克怀豁然开朗。

那一年，连队建新大棚，位置在一

片盐碱地上。杨柯熙想尽办法，一镐一镐地挖，一锹一锹地铲，硬是在原有菜地旁又建起了一片新大棚。

土质不行，他们从3公里外的河床旁运来黑土；营养不够，他们从牧民家拉来羊粪进行育苗……

杨柯熙推着小车一趟又一趟，硬是在布满石头块的盐碱地上种出了新鲜蔬菜。

不久前的端午节，杨柯熙和妻子视频，看着晒得黝黑的丈夫，她忍不住哭了。他却笑着安慰道：“盐碱地上种活了蔬菜，我的成就感多哩。”

如今，杨柯熙没事时常喜欢一个人坐在白杨树下。有人问他：“守在哨所值不值？”杨柯熙往往笑而不答，目光却悠悠然望向远方。

在他看来，每逢收获的季节，心中的苦与累、寂寞与孤独，已然化作这沁人的绿意、盎然的生机。

成为那抹绿

一条干沟毫无生气地横卧，一股旋风卷起一柱黄沙急速升空。

这里的风，给在哨所蹲点的陆军研究院某研究所工程师朱会杰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朱会杰说，当时正值盛夏，白天气温能达到三十九摄氏度，稍微一动就是一身汗。连队缺水，官兵一周只能洗一次澡，朱会杰很不适应，官兵们却说“很幸福”了。

后来，朱会杰到前哨点执勤，才知道“此言非虚”。驻守在条件更加艰苦的前哨班，他才真正体会到官兵所说的幸福是“真幸福”。

修了路，通了电，有了手机信号……战士们告诉朱会杰，因为偏远，因为稀缺，当边防条件稍有改善，都会在官兵内心激起波澜，大家内心总能收获“成倍的甜”。

常年戍守哨所，有的官兵连驻地县城都没去过。即使这样，也很少听到怨言。遇到休假、学习的机会，大家都是你推我让。“我没问过他们为什么，但似乎能够理解，因为到了连队，你就会被一股力量所牵引。”朱会杰说，这是一种精神传承的力量。

一米八几的个头，肌肉健硕，笑容

质朴，像极了电视剧《亮剑》里的警卫员“魏和尚”。列兵名叫陈焯，是今年刚下连的新兵。

陈焯的家距离陆丰革命烈士陵园直线距离不到800米。高中毕业后，赶上征兵季，从小在红色氛围中长大的他，早早报了名，并如愿参军来到边防一线。

连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只有各项素质达到优秀的列兵，才有资格前往小白杨哨所戍守。

为了实现这个目标，每天陈焯背起背囊绕着营院加练；据枪动作不标准，他就吊着砖头反复练习。几个月下来，小伙子细嫩的皮肤晒得黝黑，眼睛里也渐渐有了自信的光芒。

前不久，连队对所有新兵进行了考核，陈焯一举夺冠，成功取得“驻哨资格证”。

在连队，一批批像陈焯一样的新兵，经过风刀霜剑的洗礼，成长为充满血性的“糙汉子”。通过严格的训练，军人的血性融入他们的血脉；训练时落下的伤疤，也成为他们成长路上的“勋章”。

一棵树常青，一群人成长，一个哨所有了新风貌，一种精神永续传承。如今，小白杨哨所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评为“爱国主义教育基地”“国防教育示范基地”，每逢寒暑假都有青少年来哨所参观学习。孩子们走进哨所，了解小白杨的故事，领略守哨官兵执勤巡逻风采，也让“小白杨精神”成为一代人心中催人奋进的正能量。

一个周末的清晨，陈焯迎着晨光接岗。不久，一群来哨所参观的小学生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朝他走来。突然，为首的小男孩一个立正，抬起右手——一个标准的少先队员礼！

“解放军叔叔辛苦了！”紧跟后面的小男孩一个接一个地说了这句话。

陈焯的耳边反复回响这句话——第一次，他被致敬；也是第一次，他体会到“坚守”二字的庄严和重量。

下哨，陈焯把这件事告诉连队战友；晚上打电话，又把这一情景讲给了爸爸妈妈。

吾心安处即是家。电话中，陈焯说，自己不仅是幸福的，而且是“最幸福的”。

那天晚上，陈焯还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棵小白杨，守卫着祖国的边疆。

看见

碧海映着蓝天，海岛振翅翱翔，鱼群水中嬉戏……夏日的西沙群岛，一碧万顷，美得醉人。

测量电压、检查线路、更换电池……无暇欣赏这迷人的景色，下士赵雨正紧张地维护航标。

赵雨是南部战区海军某中队的一名航标兵。连日来，该中队官兵迎风踏浪，辗转西沙群岛各岛礁，执行航标巡检任务。

航标是引导船只安全航行的重要设施。西沙海域高温、高湿、高盐分、多台风，部分航标设施腐蚀老化，需要经常性维护。

第一次出海执行这样的任务，赵雨很兴奋。“西沙航标维护有一定的风险挑战，我们要做好‘打硬仗’准备。”该基地航标处参谋许二利，提前给大家打了“预防针”。

在西沙某岛，赵雨发现“海上航标维护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容易”。

礁石密布，小艇无法通行，官兵只能在海水退潮时作业。夜晚来临，潮水退去，官兵扛着30余公斤重的蓄电池，携带维修工具，蹬着海水摸索着走向航标。

夜光线较暗，增加了维护的难度。官兵爬上20多米高的航标，把新蓄电池吊上去，安装调试完毕，再把旧蓄电池运下来。

在大海上点亮一盏“灯”

薛成清 王登瑄 马森

往回走时，礁石上遍布青苔，赵雨一不小心滑倒了。

这时，他一手撑在地上，另一手紧紧地抱着电池。礁石划破了他的左手，顿时鲜血流下来。

“他说风雨中，这点痛算什么？”赵雨咬着牙，哼起那首歌词。

在西沙另外两处海域维护航标时，官兵遇到更大挑战。

某岛航道右侧灯桩水域海底复杂，小艇搁浅，不能前行。这次，中士李杨带头跳入海水中，游向灯桩。随后，战友们纷纷跳入水中，向前游去。

“浪很大，心慌慌。”上等兵刘佳辉心有余悸地说。看到战友险些被风浪卷走，战士郭政展立即游到刘佳辉跟前，用手拽住他。

维修工具包里装着电子设备，不能沾水。官兵们就在灯桩和小艇之间拉起一道安全绳。官兵一手举着维修工具包，一手抓住安全绳涉水前进。

经历风浪洗礼，“转战”另一座岛，官兵们多了一份淡定。

港口风浪更大，小艇靠不上标体。搬运电池，成了难题。

刘佳辉站在小艇上，双手托举电池往上递；身后战友扶着，防止他随着涌浪而摔倒。当波峰上来的一刹那，刘佳辉趁机一跃，将电池递给标体上的战友。

“惊心动魄！”刘佳辉长吁一口气。

航标标体内部处于封闭状态，空气湿度大，温度高，官兵维修作业很费力气。

完成任务，夕阳西下，舰艇鸣响汽笛，沿着航标灯光的指引，劈波斩浪驶向任务海域。此刻，望着航标上耀眼的光芒，官兵们晒得黝黑亮亮的脸上露出笑容。

“灯光闪闪指引航向，不忘初心斗志昂！能够给舰艇安全航行出一份力，一切辛苦付出都值得。”中士李杨说。